

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道學鈔序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  
先生書多不便携持、故取譜之繁者  
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遊  
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  
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

鈿馬逢暘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  
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  
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正有王先生全  
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况彼已均一  
旅人王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  
余不起于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

以先生之書爲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真真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藁甫就卽令汪本鈞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抄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抄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

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閣筆起  
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  
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  
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  
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  
遣人爲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

遂成矣。大叅公黃與叅念東公于尚  
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真  
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  
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  
不離。行坐與叅矣。叅究是鈔者。事可  
立辦。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

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寂上急乘好  
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  
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  
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  
院祠宇不敢毀矣

萬曆己酉春月武林繼錦堂梓

陽明先生道學鈔卷之一

論學書

共一十六篇

答倫彥式

卽倫以訓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從吾道人記



書黃夢星卷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又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又答儲柴墟

諭泰和楊茂

書樂惠卷

客坐私祝

卷之二

雜著書

共二十二篇

諫迎佛疏未上

寄楊邃庵閣老

又寄楊邃庵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充

褒崇陸氏子孫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書張思欽卷

羅履素詩集序

兩浙觀風詩序

山東鄉試錄序

并策二道

書東齋風雨卷後

重刻文章軌範序

竹江留氏族譜跋

祭徐曰仁文

又祭徐曰仁

祭楊仕鳴文

答方叔賢

卽獻夫

卷之三

龍場書

共六篇

瘞旅文

答毛憲副

與安宣慰

又

又

象祠記

卷之四

廬陵書 止一篇

廬陵縣公移

卷之五

南贛書 共二十八篇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選揀民兵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兵符節制

剿捕漳寇方畧牌

攻治盜賊二策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疏

議處河源餘賊

添設清平縣治疏

換勅謝恩疏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橫水桶岡捷音疏

告諭涑頭巢賊

申諭十家牌法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申行十家牌法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牌行招撫官

批將士爭功呈

辭免恩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祭泃頭山神文

泃頭捷音疏

與王晉溪司馬書

卷之六

平濠書

共二十八篇

撫安百姓告示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在城官兵

與當道書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與王晉溪司馬書

共十五首今錄十一首

擒獲宸濠捷音疏

書佛郎機遺事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告諭軍民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水災自劾疏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告諭頑民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四乞省葬疏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附

乞恩表揚先德疏

卷之七

思田書

共十五篇

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田州石刻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議處官吏廩俸

戒諭土目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應總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

八寨斷籐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籐峽以圖久安疏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剿餘巢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犒賞儒士岑伯高

卷之八

年譜上

年譜下

先生論學書卷之一

答倫彥式

與唐虞佐侍御

答友人

別三子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別湛甘泉序

從吾道人記

書黃夢星卷

答人問神仙

答徐成之

又答徐成之

答儲柴墟

又答儲柴墟

諭泰和楊茂

書樂惠卷

客坐私祝

共一十六首



○○○答倫彥式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慊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

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

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與唐虞佐侍御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  
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  
未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忤何旣  
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  
有爲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爲賢  
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  
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  
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

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山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爲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敏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覩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

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爲說也以是爲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已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

而暇求人之信已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



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  
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  
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  
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  
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  
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  
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

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

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

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與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與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與三子則馬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  
馬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  
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  
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與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與、亦其志之難與、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

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



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  
何如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

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辨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與。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

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  
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  
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  
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其初不問學陷溺  
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  
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  
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與  
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

不可遇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唯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

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  
予言爲緩乎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

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  
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  
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  
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  
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  
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  
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  
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



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  
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  
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人以請於陽明子。陽明  
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  
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  
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  
積與。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  
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  
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

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誥，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

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覓、頑鄙、倍故、凡世  
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  
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  
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  
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  
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  
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  
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  
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

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  
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  
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  
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  
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  
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  
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  
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  
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就能挺特奮發而復若

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

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

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羅石之風亦可  
以知所適從也乎

二五二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



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鵠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

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  
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  
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  
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  
家忽使人來計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  
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  
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  
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  
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

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善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答人問神仙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疑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

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

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辯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

有以辯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



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  
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  
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  
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  
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  
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  
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  
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  
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

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

吾兄之是晦庵興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  
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答徐成之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  
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所是  
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反人之非早來承教  
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  
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  
吾兄而亦有是言邪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  
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  
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

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與。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

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  
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  
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  
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  
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唯在於幾微毫忽  
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  
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

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

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  
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  
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  
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  
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  
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旣未盡其  
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  
乎、然而二兄徃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  
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云



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  
唯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舍胡兩解而陰  
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  
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  
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  
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  
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  
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  
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

唯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之，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唯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

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  
實爲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  
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  
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  
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  
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  
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  
於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  
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

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太過不及之差

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唯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

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

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心矣。唯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威，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與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矣。

○○答儲柴墟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  
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爲佳。子於  
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  
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  
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唯義所在，厚薄輕  
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  
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  
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



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

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不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徇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

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與。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間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

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

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  
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  
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  
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  
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俛俛其將焉求  
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已責之  
已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  
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  
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

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飭，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畧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闔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

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亦終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作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今非昔此不可效先生矣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

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



○○答儲柴墟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  
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諭責僕不以師道  
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顧僕何人，而敢以師  
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處之者，亦謂僕  
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  
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  
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况不揆  
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寧有是

理邪。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

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恒居景素前列然寅  
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  
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  
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  
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箒子  
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撤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  
於二程唯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  
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  
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

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意向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槩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而名分具有不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已者言

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胷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

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

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曾指天躡地。  
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  
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裡聽。茂時稽首再拜而  
別。



○ 書樂惠卷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其務  
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情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

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